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四)

(英)柯南道尔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书名：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四)

作者：(英)柯南道尔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ISBN:7-5312-1347-8/I561.24

出版日期：2001年1月

目 录

血字的研究

一、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
二、演绎法	(10)
三、发生在劳瑞斯顿花园街的神秘案件	(21)
四、警察栾斯的叙述	(34)
五、假广告有了效果	(42)
六、特白厄斯·葛莱森的不凡身手	(50)
七、一线光明	(61)
八、沙漠中的旅客	(71)
九、犹他之花	(82)
十、约翰·费瑞厄和先知的会谈	(90)
十一、逃亡	(96)
十二、复仇天使	(107)
十三、华生回忆录续	(117)
十四、结尾	(131)

四个签名

一、福尔摩斯的演绎法	(138)
二、案情的陈述	(147)
三、寻求解答	(152)
四、光头人的故事	(158)
五、樱沼别墅的惨案	(168)
六、现场帮助判断案情	(176)
七、木桶的插曲	(185)
八、贝克街的侦探小队	(196)
九、线索中断了	(207)
十、凶手的末日	(218)
十一、大宗阿格拉宝物	(227)
十二、琼诺赞·斯茂的传奇	(233)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一、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259)
二、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267)
三、疑案	(278)
四、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289)
五、三条线索都中断了	(303)
六、巴斯克维尔庄园	(315)
七、斯台普吞是梅利琵邸宅的主人	(326)
八、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34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九、华生医生的第二篇报告	(350)
十、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370)
十一、岩岗上的人	(382)
十二、沼地的惨剧	(397)
十三、设网	(411)
十四、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425)
十五、回顾	(439)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悲剧始末	(451)
一 警告	(451)
二 福尔摩斯的理论表述	(461)
三 伯尔斯通悲剧始末	(471)
四 黑暗	(481)
五 剧中人物	(494)
六 一缕光明	(507)
七 答案	(522)
第二部 死酷党人	(540)
一 该人	(540)
二 身主	(549)
三 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568)
四 恐怖谷	(585)
五 最危急的时刻	(596)
六 潜伏的危机	(610)
七 伯尔弟·爱德华巧施妙计	(621)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八 尾声	(632)
------------	-------

冒险史

波希米亚的丑闻	(635)
红发会	(664)
身分疑案	(692)
博斯科姆比溪谷的秘案	(712)
五个桔核	(741)
歪嘴男人	(763)
蓝宝石疑案	(790)
斑点带子案件	(814)
工程师大拇指案件	(844)
单身贵族案件	(867)
绿玉皇冠案件	(892)
铜山毛榉案件	(920)

回忆录

银色的马	(951)
黄面人	(980)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1001)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1021)
马斯格雷夫的礼典	(1043)
赖盖特之谜	(1064)
驼背人	(1086)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住院的病人	(1106)
希腊译员	(1128)
海军协定	(1149)
最后一案	(1188)

归来记

空房间	(1209)
诺伍德的建筑设计师	(1229)
舞蹈的小人	(1253)
骑单车的人	(1278)
修道院公学	(1298)
黑彼得	(1330)
米尔沃顿	(1351)
拿破仑半身像破碎之谜	(1367)
一份试卷	(1387)
金边眼镜	(1405)
中卫的失踪	(1426)
格兰其庄园	(1447)
蓝皮信封	(1469)

最后致意

硬纸盒子	(1532)
红圈会	(1554)
布鲁斯 - 帕廷顿计划	(1576)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临终的侦探	(1610)
一个消失了的女人	(1628)
恶魔再现	(1649)
间谍	(1670)

新探案

序言	(1690)
可怕的婚姻	(1692)
朋友	(1720)
寻觅宝石	(1741)
神秘的人	(1760)
吸血的妻子	(1780)
寻找同姓人	(1799)
桥上杀人案	(1817)
教授	(1845)
狮鬃之谜	(1866)
狮子杀人案	(1886)
烧焦的骨头	(1899)
颜料商的遭遇	(1918)

最后致意

威斯特里亚寓所

一 约翰·斯考特·艾克斯先生的离奇经历

我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个记载，一八九二年三月底的一天，寒风凛冽。我们正围坐在桌旁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随手给了回电。他一句话也没说，不过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心里有事，因为他站在炉火前面，低着头抽着烟斗，脸上现出沉思的神色，过一会儿就看看那份电报。突然他的脸转向了我，眼里射出一道诡秘的目光。

“华生，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位文学家。‘怪诞’这个词你怎么理解呢？”

“奇怪——异常，”我想了想说。

但是福尔摩斯却摇了摇头。

“我想它的含义决不会这么简单，”他说，“悲惨和可怕应是它另外一层含义。如果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中回想一下，我们便会得知‘怪诞’这个词有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

犯罪。你还没忘‘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头非常怪诞，结果却是铤而走险，企图抢劫。另外，‘五个桔核’的那件事，同‘红发会’差不多也是再怪诞不过了，最后导致了一场命案的发生。因此，‘怪诞’这个词总是会使我感到警惕。”

“难道电报里有这个词？”我惊讶的问道。

他便拿起电文，大声的读起来。

“我正遇到一个非常怪诞的事，能否得到您的帮助？”

斯考特·艾克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是个男人还是女人？”我问。

“男人。女人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如果是女人，她就会自己来了。”

“你准备见他吗？”

“华生，知道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我是多么烦恼。我的大脑里就像有一部空转的引擎，由于没有连接上和它所制造的工件而散成碎片。平淡的生活，枯燥的报纸，大胆和浪漫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似乎已经永远消失了。由此可以看出，你可以向我发问是否将研究任何新的问题，无论它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不过现在，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要寻求帮助的人已经来了。”

此时，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不一会儿，佣人带进来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从他那表情沉痛的面孔和高傲的姿态，我们可知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名符其

实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惊人的经历使他失去了原有平静的生活，他头发竖起，脸上通红而带愠色，神态慌张而激动。因此，我们便可了解他的处境。他进来后立刻直接了当地谈起他的遭遇。

“你想像不到我遇到了一件多奇特和令人不愉快的事”，他说，“我生活这么多年从未遇到这样的事。这是最不成体统的——最让我无法忍受的了。我一定要对这件事作些解释。”他怒不可遏地说。

“先别生气，斯考特·艾克斯先生，请坐下，”福尔摩斯安慰他说。“首先，我要问您一个问题，你来找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唔，福尔摩斯先生，从我的角度看，这件事和警察没什么关系，如果你听完了这件事，你也会认为，我不能将这件事扔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没什么兴趣，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敬慕你——”

“原来如此。但是，不过，你怎么没有马上就来？”

“这话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表。

“现在的时间是两点过一刻，”他说。“你发电报的时间是在一点钟。要不是因为看出你醒来就遇到了麻烦，那么，谁也不会注意你这副没有梳妆的样子。”

斯考特·艾克斯先生用手梳了梳凌乱的头发，用手摸了一下长满胡子茬的下巴。

“哦，我很抱歉，福尔摩斯先生。我根本没有时间梳洗一下。我多么盼望能马上离开那座房子。在我来此之前，我到处找房产管理员打听房子的事。你知道，他们告诉我加西亚先生

的房租早就付过了，说威斯特里亚寓所没有发生异常的事。”

“喂，喂，斯考特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跟我的朋友华生先生非常像，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总是把事情在开头就说的不清不楚。你别着急，把思路整理一下，再从头至尾跟我说一遍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事使你不梳头刮脸，你都没有扣礼靴和背心的钮扣。”

斯考特先生满脸愁容，紧锁着眉头，低下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裤子。

“我这副模样一定很难看，福尔摩斯先生。可是真的没料到，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如果我把这件怪事的一点一滴都跟您说了的话，我想你就不会奇怪我这副怪模样了。”

可是，他刚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了。外面有人在大声喧哗，赫德森从门外带进了两个官员模样的人，他们都很健壮。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精力总是那么充沛，仪表轩昂，在警界里他应算得上很有能力的人。他握了握福尔摩斯的手，随后介绍了站在他旁边的同样健壮的官员，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跟踪了一个人，最后他往这个方向来了。”他睁着那双大眼睛在屋里寻视了一下，目光落在了斯考特先生身上。“你是住在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是的。”

“我们今天在你后面跟了一个上午。”

“很显然，你们是靠他的电报跟踪来的，”福尔摩斯说。

“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跟踪我是想知道什么？”

“我们想获得一份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有关的情况。”

斯考特先生顿时警觉起来，瞪着一对惊慌的眼睛，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难道他已经死了，难道他真的已经死了？”

“斯考特先生，他确实死了。”

“他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难道是出了事故？”

“很大可能是谋杀。”

“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难道你怀疑我杀了他吗？”

“我们发现有你写的一封信在死人的口袋里，这封信里说你昨晚在他家里过夜。”

“你说的对。”

“这么说，你在他家过夜了？”

他们从兜里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葛莱森，等一下，”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要的东西就是那份供词，对吗？”

“我可以告诉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将他送上法庭。”

“在你们进来之前，艾克尔斯先生正要给我们讲这件事。华生，请给艾克尔斯先生一杯苏打白兰地，这样能使他轻松一些。先生，虽然这里有两位官员，你也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像刚才没被打断过一样。”

艾克尔斯先生把白兰地喝完后，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疑惑的看了一下警长手中的记录本，随即开始叙述他遇到的那件极

不平常的事。

“我独身一人生活，”他说，“因为善于同别人打交道，所以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休业的酿酒商叫麦尔维尔，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我几个星期之前在他们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名叫加西亚。他是西班牙血统，同大使馆有些往来。他英语讲得很标准，对人态度和蔼可亲，大家都很喜欢他。人长得也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最漂亮的男人。

“我和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十分谈得来。他似乎一开始就对我的印象很好。在我们见面后的第三天，他到里街来看望我。这样来了几次后，最后他邀我到他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去住几天。我昨晚便答应了他，去了。

“在过去的谈话中，他曾对我说过他家里的情况。在他家里有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在家里料理日常事务。这个人说英语，为他管家。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是他在外出旅行时认识的，菜做的很好吃。我记得他曾经也很奇怪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个住处。我对他的看法点头同意，而且后来也证明了，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怪。

“我开车来到了他那奇怪的家——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房子很大，背面向着大路，一条弯曲的车道伸向屋前，车道两边是高耸的常青灌木丛。这所房子因为多年没有修整，所以显得很旧，破烂不堪，我将马车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看着那斑驳肮脏的大门时，我迟疑了，我不知是否应该来看望这个我了解甚少的人。他亲自前来开门，向我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一个神情忧郁，面孔黝黑的男仆。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让我感到抑郁。我们在餐桌上对坐着进餐。加西亚殷勤款待我的同时，他的神情却好象一直恍恍惚惚，说话时也魂不

守舍，含糊不清，完全不像他平时的风格。他用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子，用嘴咬噬指甲。所有的动作都很说明他心神不安。至于那顿晚餐，照料得既不周到，菜也做得很难吃，加上那个少言寡语的仆人阴沉着神色，实在让我觉得气氛不好。那天晚上，我敢向你保证，我真后悔来到他们家坐客，只想找借口回到里街。

“对了，我想起来在吃饭时有一件事也许与你们所调查的案件有关。在当时我却没把它当回事。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一张便条。我发现，加西亚看了便条后，神情更加紧张，更心不在焉了。他想跟我装模作样的交谈都不行了，而是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沉思着什么。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回房间去睡觉了。几分钟后，加西亚开了我的房门，探头进来望着我，当时房间漆黑一片——他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说这么晚来打扰，我感到很抱歉，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讲到这，就该到我遇到的最惊人和最奇怪的事了。当我从梦中醒来，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昨晚曾告诉过仆人，让他们在八点叫醒我，可显然他们是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想叫仆人过来，等了半天，不见人上来，我便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没人上来，我想门铃也许出了毛病。我有些生气，赶快穿上衣服下楼，想让他们送热水来，可是我到了楼下一看，楼下没有一个人，使我感到很惊讶。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人回答，我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人。加西亚昨晚告诉了我他的卧室，我敲了他的房门，但没人开门。我想了想，开门进了房间，屋里没人，床上干干净净的，好像没人睡过。他和他的

仆人、厨师竟然在一夜间不翼而飞啦。因此，我也没有停留，立刻便离开了威斯特里亚寓所。”

歇洛克·福尔摩斯听完后搓着双手咯咯直笑，同时把这件怪事载入了那记录奇闻轶事的手册中。

“你的这段经历真是没听说过，那么你出了房之后，你又干了些什么？”他说。

“我当时气坏了，我想我竟像一个小丑一样被别人的恶作剧愚弄了。我收拾好我的东西，关上大门，拿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到镇上去找了主要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知道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这使我突然想起，这件事的发生肯定不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他们逃跑的原因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末，四季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不合情理。管理人听了我的提醒后，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后来，我进城问了西班牙大使馆，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我又去找麦尔维尔，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就是在他家里。可是，听他一说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只能给你发电报，收到回电后，就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善于解决难题。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你进屋以后，我才知道所发生的悲剧。在你接着往下说之前，我先发誓，我的话全部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说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地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破案。”

“我相信你的话，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谈的各种情况，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送来的那张便条。这张便条加西亚怎么处理的，你看到了吗？”

“是的，我看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壮实、肥胖、红色的皮肤。还好有两只目光犀利的眼睛给他的脸增添了点儿光彩。那双眼睛凹陷着，显得异常的警觉和炯炯有神。他微微一笑，伸手在口袋来翻了翻，然后掏出一张纸，这张纸是折成长方形的，已变了颜色。

“福尔摩斯先生，加西亚用力过猛，将纸条扔到了炉栅外，因此，这张纸没有烧掉，我在炉子后找到了它。”

福尔摩斯欣赏的笑了笑。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才在炉子后找到了它。”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做事的习惯。我把它念一下，可以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张便条是用米色直纹纸写的，没有水印。它用剪刀剪开了两下，便条只占纸的四分之一。便条折了三折，封口是用紫色腊，还用了一种椭圆的东西盖压过，收信人就是威斯特里亚的加西亚先生。便条上的内容是：

‘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代表开，白色代表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从字体上看是女人写的，笔头又尖又细。但写地址用的笔却不是先前用的那支笔，也许是换了一个人写，因为字体粗大一些。你可以看一下。”